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八十四回 柳夫人金陵踐約 寶姑娘佛閣看花

話說桂兵備正要差桂堂同寶書回往署去，接著金夫人差人寄了書來，忙將家信拆開，看了幾句不覺大喜。原來是夢玉業已三年服滿，秋闈中了第十八名舉人。祝筠有書來叫桂堂同蟾珠回去完姻。賈府王夫人也有信來，接金夫人娘兒們回去，情詞十分懇切。桂兵備將各書看畢，對桂堂道：「你大姑夫有信來，叫你兄妹去完姻，你回去同母親商量。我在這裡管糧餉不比在軍營，很可放心。我將柳哥兒同馮大姑娘也調了回來，且回了家去。有馮富、包勇解糧也誤不了事。你娘兒們回金陵走一遭，就便上墳掃墓，完結了婚嫁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我瞧著這兵事一時也難了手，在這兒白耽擱工夫，趁這空兒回去走走很好。」桂堂們連聲答應。桂兵備即時行文將包勇、馮富派了後隊，專管運解糧餉，令柳緒、馮佩金回來聽差。不一日柳緒們轉來，桂兵備將緣故說明，就命他們起身回去。弟兄姐妹拜別過兵備，帶著幾個人、小子在路走了四五日，回到署中。金夫人同柳太太瞧見他們，真是喜從天降，那裡說得盡那番樂處。先將兵備吩咐的話細說一遍，又說軍營光景。金夫人道：「我原想要回家料理你們親事，因你父親出兵在外，那裡丟得下。如今辦理糧餉，離軍營尚遠，可以放心。」

趁這空兒回去，完結了你的大事。只是柳家乾媽村莊上逼近海口，此時正是用兵，不能安靜。若叫他娘兒們住在城裡，無人照應，我也很不放心。這怎麼好呢？」桂堂道：「依我說，乾媽娘兒們同咱們去逛一回兒回來。況且夢玉們都很惦記，賈、祝、薛三處書上，誰不想著見面呢？」

柳太太道：「當初原與夢玉相訂，替他去做二十歲。正愁著失信叫他恨我，如今同去見面兒也好。只是惦著家下，倒是難事。」寶書道：「咱們村莊上正是防海紮營之所。百姓們都搬往四處，還有誰去種田耕地？橫豎家裡的那所空房子，有那幾個老莊丁在那裡看管，咱們在這兒也是白等著，不如依著兄弟說，一籠腦兒同去。乾爹知道又很放心，咱們又應了當初與夢玉相訂的話。我去瞧瞧母親，就將寶月之事了結，真是一舉兩便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我女兒說的很是。太太再別三心二意的，快拿定主意，竟是這樣。我擇日起身，差人知會咱們老爺，叫他放心。」柳太太點頭笑道：「我只好依著他們，同去就是了。」金夫人大喜，趕忙料理起身。派門上杜麻子帶著幾個老成家人、小子跟去，其餘差去伺候老爺。

不言金夫人們起身往金陵之事。如今又說賈、祝兩家。祝母自到金陵，相住甚樂。看著賈環完姻，被賈、王兩府留住過年。又是賈蘭接著做親，鎮江各家親眷太太們都送江姑娘出嫁，來到金陵。被王夫人們再三款住，盤桓半載，都成了骨肉至親一樣，關切非常。接著是周、陸、汪、吳各家姑娘先後出閣，王夫人們又至鎮江送嫁。賈、祝、王、薛變做一家，祝母隨意兩處皆住。

夢玉同梅春總跟隨祝母。他兩人在家從鞠冷齋看文習業，若在金陵則從周則古講學攻書。兄弟二人學業精進，祝母們十分歡喜。因梅秋琴只此一子，奉祝母之命，將桑奶子的那幾間房屋另行起造，並將後院添蓋一層，令梅白夫妻居住，不必回家。又給梅春先將鄭文湘迎娶，完了婚事。

流光如駛，轉眼三年。祝尚書弟兄孝服已滿。柏夫人在甘露寺做了幾晝夜道場，廣資冥福。夢玉剛才脫孝，接著八月間正是大比之年，弟兄兩個人闈應試，少年英銳之氣，筆走如揮。

三場完畢，到揭曉之日，梅春中在第七，夢玉中了十八名。夢玉、梅春跟著柏夫人都在金陵。

是日九月初三，園中殘桂猶香，菊花大放。王夫人備酒賞菊，沈夫人、薛姨太太姑嫂姐妹把酒談心。寶釵、珍珠、寶月、秋瑞、芙蓉、惜春、紫簫、海珠、環三奶奶、梅大奶奶、友姑娘、巧姑娘、夢玉、梅春眾姐妹剝蟹吟詩，十分有趣。賈環叔姪頗能應酬交接，料理家務。每天賓客盈門，轎馬不絕。王夫人見冷落多年，家風重整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內裡是李宮裁同平兒兩人，將一分大家當把持總理，年增月積，廣置良田美產，比當年勝勝天淵。正是：

芳草春來依舊綠，梅花時到自然香。

王夫人自回金陵三四年以來，見家門振起，心中安慰，落得安閒自在。與薛姨太太、王舅太太們朝夕相依，又見夢玉十分孝順，祝母們老少無不親愛異常，竟將賈、祝兩姓合了一家。

柏夫人又將安和堂西邊一帶宅子，做王夫人們的住處。寶釵跟著太太同神仙一樣，悠悠自在，無憂無慮。一年多在祝府，少在金陵。祝老太太因那年茗煙落水是金鳳擦巾相救，有附體之緣，將他二人配為夫婦。薛姨太太將紅綬亦令其完姻。柏夫人派他夫妻三人在西宅裡伺候主母。平兒將彩鳳夫妻派去作太太的跟隨總管，住在鎮江；同金鳳、紅綬三人料理一切事務。看書的只知桂廉夫們剿賊用兵，那裡知道賈、祝兩家這幾年定了多少章程，料理了許多事務，這都表過不提。

且說寶釵同眾人賞花甚樂。秋瑞、紫簫們商量著要作菊花會，擬題賦詩。寶釵道：「當年在觀園分作菊花詩，以林姑娘詩為壓卷。今對菊花如昨，人事已非，不禁有滄桑之感。」

秋瑞道：「當年詩會中，惟有珍姑娘、惜姑娘是個中人，其餘是局外後輩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當初我們賦菊花詩，珍姑娘還在沉香亭給咱們捧硯呢！」珍珠坐在對面，不覺紅暈桃腮。寶釵自知失言，連忙道歉：「如今他是坐上客，我為階下囚。」紫簫忙接口道：「我原要行令賞花，秋姐姐又要詠菊，寶姐姐是舉目有河山之感。你們這些人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，我也只好涕泣而女於吳。」眾人都不覺大笑。

只聽見柵子外有人道：「我也來瞧你們的熱鬧。」一路笑著進來，原來是璉二奶奶，說道：「我在四位太太那裡，只聽見你們笑聲不絕，是得了一件什麼好東西，這樣樂？」寶釵道：

「我在這兒說劉姥姥那年在觀園的笑話，惹的他們好笑。」平兒點頭道：「當年劉姥姥不能常進宅來，故此做出那些笑話。像這會兒趙姥姥在咱們家住這幾年，一點兒不村，任什麼兒全懂。」

珍珠道：「咱們坐著再說，別耽擱工夫。」平兒道：「我那裡有點空兒，長來長去的兩邊照應。只好瞧著你們樂罷！」

夢玉道：「這樣好花，嫂子不坐著吃杯酒兒，豈不是委屈他。」指梅魁道：「兄弟將那坐兒端過來，請嫂子對著這座花山，飲三杯再去。」梅魁趕忙將坐位擺好，拉平兒坐下。夢玉執壺，梅春敬酒，平兒樂極，笑不住口。寶釵道：「你們瞧著些兒，別將個親家媽笑死了是不當玩的。」眾人吃吃好笑。平兒道：

「春天在如是園賞牡丹，老太太硬派我做花神。我這會兒倒很像花神，帶著你們這些散花仙子，必得都吃一杯才是。」眾人應允，各皆換酒，依次坐下。

蘭大奶奶同巧姑娘坐在背後。秋瑞笑道：「江姑娘原先是咱們的好朋友，這會兒降了職分。」蘭大奶奶道：「本情懶同你們這些奶奶在一堆兒，不敢巴結。」海珠道：「秋姐姐惹亂兒，叫江姑娘連咱們這些朋友攏共攏兒都丟掉了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依我說，蘭大奶奶還是朋友的情分多於職分。不然玉大爺是他的叔叔，誰家的姪兒媳婦同叔公坐在一堆兒喝酒呢？」眾人一齊好笑。

寶釵道：「咱們不用說閒話。長遠沒有聽珍姑娘的琵琶，對著這樣好花好酒，這正是對酒當歌，不可不暢彈一曲。」平兒道：「依我說，不用聽四姑娘彈琵琶。今日環三爺同蘭哥兒叫了兩班子弟們，打十番唱清曲。我聽說有一班孩子們頂小，都不過十一二歲。去叫進來唱幾套清曲，是我的東，不要你們花一個錢。」夢玉、梅春大樂，也不問眾人要不要，忙向平兒打個千兒道：「好嫂子！好姐姐！不要你費心，攏共攏兒都是咱們賞他，只要你就去叫來。」平兒笑著命董嫂子到垂花門去知會，對三爺說將那一班小孩子們送進來唱曲；叫蘭大奶奶上花廳去，回過太太們知道。

不多一會，董嫂子領著六個孩子進來，挨次請安。眾人瞧這孩子們都長的很俊，穿著各色花綢夾襖，下面俱一色大紅蝴蝶夢的

鑲鞋，頭上是齊眉雙髻，手中各拿著笙笛鼓板。平兒問他們名字，各人應道：長生官、慶雲官、壽齡官、玉麟官、趙喜官。內中玉麟官年紀最輕，品貌又最秀麗。平兒笑道：「玉麟官先唱一套我聽。」寶釵吩咐在菊花山下，對席面擺下六張矮杌子，命他們坐下唱曲。長生、玉麟兩人對唱《鬪別》、《南浦》兩套清曲。席面上淺斟慢飲。有好一會兩人唱畢，合席十分歎賞，俱叫過來令其飲酒，隨便吃些果子。

秋瑞拉著玉麟問道：「今年幾歲？住在那兒？家裡還有誰？」玉麟道：「我姓蔣，今年十一歲，蘇州人。從小兒沒有了父母，只有一個親哥哥是王府班的小旦。在京城唱戲也很發財，娶了一個嫂子，不久的我哥哥也就不在了。」秋瑞道：「你哥哥叫什麼官？」寶釵連忙說道：「誰管他家閒事。你再唱一套《癡夢》我聽。」玉麟答應，忙下去又唱完一套。平兒、寶釵在玉麟身上加倍厚賞，其餘那五個輪番唱曲，各皆有賞。夢玉也很中意玉麟，又見寶姐姐同平二嫂子喜歡，隨將手上一隻金鐲取下給玉麟帶上。

眾人正在飲酒聽曲，見賈、祝兩府的姑娘、嫂子幾個飛跑過來說道：「報子來了，說玉大爺、梅大爺都中了舉。太太們樂的什麼似的，這會兒都在那兒道喜。」夢玉、梅春聽見，不過如此。倒是海珠幾個樂不可解，彼此道喜。紫簫指著珍珠、芙蓉、友梅道：「還有這三位候補舉人奶奶也該道個喜兒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們還有兩位舉人奶奶老前輩在此呢！」秋瑞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必得先給寶姐姐同蘭大奶奶見個禮兒。」說著一齊站起，正待出席，見慧哥兒下了學也來道喜。

寶釵正拿著酒杯，瞧見慧哥兒們走來，不覺逗起一件心事，「噹啷」一響將酒杯兒掉在地下，昏昏迷迷暈倒椅上不省人事。夢玉大驚，趕忙過去扶住，叫道：「寶姐姐！你這是仔嗎呢？」平兒們都擠作一堆喊叫，慧哥兒急的大哭。秋瑞道：「誰去找點兒開關散來？」珍珠答應，親自飛擡去取藥。花廳上太太們早已知道，李宮裁同著來看，眾人正是急作一堆。柏夫人道：「看他臉色未變，不是什麼急症。你們扶住著，不要叫他睡倒。」薛姨太太、王夫人含著兩眶眼淚。寶月將手在寶釵胸口揉擦。薛姨太太叫道：「孩子，你向來心胸豁達，從不悲傷過分。今日好端端的做這個樣兒，你叫我怎樣呢！」說著，淚下如雨。柏夫人勸道：「他不過一時氣閉，又不為仔嗎，你不要悲苦。這些孩子們現在一個兩個急的淚流滿面，咱們再著急，鬧的他們越要驚慌。」王夫人老姐姐點頭歎息。海珠道：

「兄弟去瞧四姐姐拿的開關散，怎麼不來了？」梅春答應，急忙飛身而去。

柏夫人見寶釵面如白紙，兩目微開，牙關咬緊，心中也有十二分著急。看見夢玉臉已急白，神氣不好，眾人又皆驚慌不已。賈環叔姪正在外面宴客，聽見這信也都趕進來看視。賈、祝兩處姑娘、嫂子們無不驚慌歎息，將一座花廳鬧的無處非人。

林之孝夫妻立刻進來請安問信。

珍珠同梅春尋了半日，才將平安散、開關散找著，每樣拿了一瓶，急忙來到花廳。眾人瞧見如得了寶貝，正在如法醫治，垂花門周嫂子來回太太道：「本家芬二相公中了舉，來給太太磕頭。回說太太有事改日再見，他一准不依，是必要請示下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別說是芬二相公，就是芬二祖宗，我也懶得見他。」賈蘭道：「舉人什麼要緊，等我這老前輩去會他。」說畢，同著賈環出去。

秋瑞、珍珠眾姐妹趕忙醫治，直鬧至上燈時候，口中有氣，慢慢蘇蘇，開雙目，見太太們都在面前，梅春拉著兩手，夢玉在胸前輕輕揉擦。寶釵將心定了一會，歎了一口氣，將身坐起。

太太們這才放心歡喜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往常沒有這樣症候，仔嗎好好的昏暈過去，這會兒心裡覺著怎樣？」寶釵搖頭歎道：

「我怎么兒也不仔嗎。太太同媽媽不用著急，我不過是陡然氣接不上來，昏暈過去，這會兒全好了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孩子，為你一個，急壞多少人！你若是有一點什麼，真是要了咱們的命！

這裡秋風甚涼，叫姐妹們陪你進房去歇息，明日再樂。」寶釵應允，命朱嫂子將長生官六個孩子領到垂花門，交代出去；吩咐將兩位太太的晚飯移到上房；玉大爺、梅大爺同奶奶們都到我屋裡去吃飯」。眾人答應，各去料理。

榮貴、抱琴、蝶板、入畫四個姑娘扶住寶釵，前後點了十幾對玻璃手照、大紅明角提燈，姐妹弟兄跟著兩位太太都到上房坐了一會，輪著敬酒。柏夫人們吩咐眾姐妹各去飲酒，眾人答應，剛要下去吃飯，見垂花門送進一封書信，說是鎮江專人送來的。

柏夫人命惜春拆念，是探春寄來的書子。原來探春的公公周瓊做邊關總鎮，十分得意。長子雖死，幸續娶的太太生了一子一女。這位太太同媳婦不對，時刻尋事生氣。周瓊聽信後妻之言，命媳婦回去守墓。後接著鎮江本家周序光的書子說：

「賈太太回南，探春母女相逢，現在祝府居住。」後又接信說：「祝尚書夫人是周府吳太夫人後身，將探春繼以為女，留著料理家務。」周瓊聽了十分歡喜。那位太太想出主意，叫周瓊寄二百銀子與媳婦，囑周序光照應，令其長在祝府，不用家去。

信中還說：「不必勉強終守，聽其自便。」探春看見這樣書信，知公公聽了晚婆婆說話，將他推出山門，再不要他轉去了。悲恨填心，幾番要死。賈、祝兩府太太、奶奶們都抱不平。柏夫人接了周序光兄弟同幾家至親們來公議，將探春過繼為女，養老終身，也強如他公公聽他改嫁一樣，子女婚配亦由祝家作主。

王夫人見女兒有所倚靠，賈、祝兩家同是一樣，十分歡喜。探春自此以後倒死心蹋地幫著柏夫人當家料理，居然母女。因柏夫人在金陵，探春三兩日常差人請安，並稟知家間事務。這會兒又是探姑娘的書子，就命惜春拆念。海珠姐妹們也都站著聽個信兒，只聽惜春念道：

探春敬稟

母親大人膝下，兩宅中均各安好。九月份應收發之項，俱已分析明白。廿七日程四妹妹出嫁，老太太率領兩宅人前往道喜。所送填箱禮物只收八色。同日陸四嫂子、餘二太太、本家曉亭嫂子生日，各俱送禮，親往拜壽。初一日老太太往門母宮拈香。連日天氣清爽，各莊收割陸續登場，收租各家人尚未派定。前日汪、顧……

惜春念到這裡，頓住口一聲不響。柏夫人問道：「汪、顧怎樣？」惜春不言，盡拿書子瞅著，滿面飛紅。王夫人會意，命秋瑞接念，惜春趕忙站開，秋瑞接著念道：

前日汪、顧兩冰人來知會，甄家擇於十八日過禮，十月初四日迎娶。本宅應擬於何日請媒及一切妝奩作何辦法，請母親示下，以便遵照辦理。探春謹稟。

外另有請太太安稟暨姐嫂弟妹書一幅。

王夫人看過，交與環三奶奶收下，吩咐眾人且去吃飯。老姐妹兩個商辦妝奩。柏夫人道：「不用姐姐費事。我家有例，橫豎照梅大妹妹出嫁一樣。老太太格外陪一分兒也論不定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好意思不辦一點兒東西，叫外人瞧著也不像個樣兒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你且同去，咱們商量著再辦。」王夫人點頭應允。一宿晚景無詞。

次日，夢玉、梅春去見大座師同本房老師，接著領鹿鳴宴、拜同年。王夫人傳了名班，給夢玉會同年請客，擺了三天戲席。

那新孝廉內中有十幾位是寶玉、賈蘭同年的子姪，同著眾人見過柏夫人年伯母外，一定要見賈府太年伯母並寶釵、蘭大奶奶兩位年伯母。又因王夫人中了一個五服姪孫賈芬，因此眾孝廉同賈府上都有世誼，有一半是賈、祝兩府的親友，還有祝府幾家至親的新姑爺。整熱鬧了幾日，每天男女親眷轎馬不絕。

鎮江祝府自接報之日起，兩宅唱戲請客，更加熱鬧。將個祝老祖宗樂的連飯也吃不下，每天笑的嘴也合不上來，連次專差來接太太同賈、王、薛三家太太宅都去。那裡知道賈宅裡請客未了，不能動身。柏夫人十分著急，逼住上船。只得邀了三舅太太沈夫人、鳳姐兒的兩個姐妹同王夫人一同起身，家中留薛姨太太同平兒、珍珠、芙蓉、友梅幾個料理事體，帶著李宮裁波媳、寶釵、環三奶奶、巧姑娘、薛寶月同祝府眾人起身。

開船到鎮江已是十五。這日正在演戲請媒。兩位太太們剛進垂花門，那一路請安道喜也認不出誰是誰，就像圍住一堆碎錦。兩家太太只剩了點頭答應而已。過了景福堂，走東廊下往介壽堂來。祝母看見真是樂不可解。眾人請安之後，老太太瞅瞅這個，瞧瞧

那個，只是笑著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。梅秋琴笑道：「咱們剛才在垂花門接著三位姐姐，叫他不應，說話又不聽見，我想著這是什麼症候！誰知這會兒又鬧在老太太身上，這怎麼說呢！」祝母們一齊大笑。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是一肚子的喜歡，一會兒想不出打那一條兒說起。」

祝母點頭道：「不錯！瞧著你們來，我真樂極了。怎麼寶丫頭又不帶了來？」柏夫人道：「真個寶姑娘呢？怎麼不見？」

「修雲、探春道：「剛才在垂花門總沒有瞧見。」芳芸道：

「我瞧著他進垂花門站在末了兒，招呼了他一聲也沒有聽見。後來人多，也就沒有瞧見。」祝母道：「又不知叫誰拉著說話呢。快差人去找來！長遠不見我這寶貝兒子，實在想的慌。」

伺候的姑娘們答應，出去吩咐聽差嫂子們立刻去請寶二奶奶。

眾人答應，剛走到介壽堂院門，見夢玉、梅春進來。嫂子們問道：「瞧見寶二奶奶沒有？」夢玉搖頭道：「沒有瞧見。我去見過老太太，幫你去。」說著，弟兄匆匆進去。

不言夢玉、梅春在外面同著祝筠、梅白接待眾賓客，應酬了一會，才得進來見祝母同桂、石兩夫人、梅姑太太、竺、鞠兩太太、諸位姐妹，請安道喜之事，一時說他不盡。且說嫂子們各處去找寶二奶奶，逢人就問。各人分路去找。金映媳婦向著垂花門一路打來，走過景福堂，見個小丫頭坐在台階上，拿幾枝菊花在頭上亂插亂戴。金嫂子道：「你不去伺候，將那兒的這樣好花扯了下來？一會兒回了大奶奶真要打死！」那丫頭瞧見是金嫂子，連忙答道：「我不敢扯花，這是寶姑奶奶賞的。」金嫂子忙問：「寶姑奶奶在那兒？」丫頭道：「在六如閣看花，同安媽、常媽說話呢。」金嫂子聽見，忙走下台階，往西廊下到六如閣來。

繞過迴廊竹屏來至佛殿，見寶釵盤腿坐在那大蒲團上，安媽、常媽坐在地下相對說話。金嫂子笑道：「好姑奶奶坐在這兒說閒話，叫咱們找了一個難。老太太等著呢！快些請罷！」

寶釵笑道：「剛才進垂花門，那一路熱鬧，頭都發昏。我三不知兒的打那幾棵梅樹後身躲了過來，誰也沒有瞧見。等著太太們說完話，再上去不遲。」金嫂子道：「這會兒太太同玉大爺們想都見過，盡剩了寶姑奶奶一個，快些去罷！」寶釵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我在這裡聽安媽們說，後院裡那口枯井，深不見底，常有香煙飄起。每晚上像有人彈琴，還聽見裡面有人說話。」

金嫂子笑道：「聽他造謠言。他又知道彈琴，倒別是彈棉花。誰在那兒說話，一定是他男人。」安媽們一齊好笑。

寶釵同金嫂子離了六如閣，剛轉到怡安堂甬道上，遇著姨娘們在介壽堂散了下來，彼此道喜問安。陶姨娘們道：「這一程子將楚寶堂探姑娘忙了個使不得，兩宅的事務總歸他一人，那兒來得及。你去安閒了兩個多月，這會兒還躲個影兒不見。」

李姨娘道：「這幾天兩宅唱戲請客，直忙到今日請借姑娘的媒人，底下接著就是過禮出嫁。這事鬧完了，又到玉大爺同修姑娘。你家這幾位姑娘攏共攏兒要發作，我瞧著這幾個人都要忙壞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請姨太太們萬安，一點兒也不費事。我去見過老太太，就到楚寶堂辦事，讓探姑娘盡著料理嫁妝。剛才金嫂子說，已專差到嶺南去接桂三太太。我瞧著今年未必能來，且過了年再說。」荊姨娘道：「老太太等著呢！咱們一會兒再見。」說著，彼此分手。

寶釵不敢耽擱，瞧見怡安堂卷棚下，站著好些人在那裡招手，寶釵含笑點頭，揀直往介壽堂來。剛到影壁邊，轉過一人拉住笑道：「你好快活！這會兒來了，你還躲著不見。」兩人大笑，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